

我们如何选择读书

□叶辛

小说需要新形式

和一帮共同插队落户的老知青相聚，不知哪一位先掏出手机提议说：你们玩微信吗？我们建一个群吧！众人赞同，于是纷纷掏出手机，建了一个插队知青群。

从此以后，这些平时少有联系的老知青，在群里发微信，通消息，晒照片，把自己去海内外旅游的感受、体会，把自己含饴弄孙的欢乐和烦恼，把对社会上某些事情的看法，全在群里表达出来。增进了互相之间的交流、联系，也添加了不少生活的乐趣。

和作家们一起重走长征路，共同相处的老、中、青几代作家，男男女女，共计二十几人，也建了一个重走长征路的作家群。这以后热闹了，作家们有什么即兴创作，打油诗，富有生活情趣的段子，文坛上出了什么新闻，全能在群里读到。不但让我们知道了互相熟悉的作家们在干啥，读到些什么新作，有些什么思考，即使平时交往较少的中青年作家有些啥活动，想些什么，追求点什么，都有了了解。

去澳洲访问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、文友，定居澳洲的老同学，同样建了一个群，从此之后，这些多年疏于来往和少通信息的老朋友们，家里做了什么好菜，华人圈里流传些什么新闻，对国内某个事件、海外的人怎么看？甚至现在海外又有了个什么新的厨房用具，很方便的，也会拍一张照片放在群里，国内的朋友想要的，有人探亲时，就给带来了……

群建多了，视野开阔了，信息丰富了，感情交流又增加了一种形式。有作家告诉我，每天临睡之前，或者床上醒来，总要花点时间看看微信。哦，微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就以微信这一新的联系形式，来写一篇小说，这种小说，不同于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这类传统的形式，它是微信群体小说，一种新型的表现形式，一种新文体。于是我写下了《婚姻底色》，又写下了《血刃亲属》，还想去《凡人春秋》，请读者朋友们抽空读读，判断一下，品鉴一下，这是不是小说的一种新形式？

如何选择读书

所有的人都认为读书是一件好事。我们古人说的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一代一代传下来，还要通过我们的传承，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莎士比亚所说的格言：“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”，印成了图片，张贴在全国城乡的好多中学和小学校的走廊上、教室里。我插队落户在贵州的贫困山乡村寨里，社会上到处泛滥着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偏僻的山寨里文化程度不高，许多老乡还是文盲，但是寨邻乡亲们还是希望他们的子女们能读上书，省吃俭用地供他们的后代读书之后掌握知识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可惜的是，那个年代的偏远山乡里书籍不多，要找一本好书来读，真要费尽不少的时间和精力。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好书，还得点起油灯抓紧时间读，后面还有人催着、等着呢。

如今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少了。走进书店，各种各样印刷精美的书籍时常让人要花去不少功夫去挑选。统计数字显示，我们每年出版的新书种类，数以万计。书籍上了网络，更让人有一种浩如烟海之感。

荐的书，怎么才能找着一本你真正喜欢的好书呢？博览群书是古人精辟的指点。但是今天的博览群书，和古人的博览群书，还是有差别的，古时候书少，很多书是以诗词的形式、文言文言简意赅的形式写下来的，即便是古代散文，每一篇也不长，博览群书比较容易。而今天的书本那么多，一本本读过来，说完之后才能知道书的价值，那怎么读得过来？今天的文人们碰在一起，交流读书心得的时候，经常会说一句，“翻一翻”或者是“随便翻翻，浏览一下”。其实这翻一翻，浏览一下，就是在做出选择。选择的同时和别人交流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一本有价值的好书，经常是在读书人的相互交流、口口相传之后，其价值才能被逐渐发现的。如果读者像我一样热爱文学，那么我还可以多说一句，你在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选那种文笔能够令你怦然心动、或者至少吸引你的作品。

选择了书籍，阅读的时候，就要注意消化了。一个少年郎，非要捧起一本哲学书来读，不是绝无可能理解，但很可能就会消化不良。我们的古人提倡读书要三到，即所谓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口到是指朗读，眼到是指默读，我觉得也都是基于古代文言文、古诗词的一种读法，当代人读书，无论是在图书馆、校园中、乃至自己家中的书房，读出声来的怕是不多的。我感觉心到最为重要。我理解的心到，就是阅读时必须思考。思考得越深入，越广泛，其收获必然越大。“举一反三”，就是从思考中获得的。而一本真正的好书，在你读进去的同时，就会促使你思考，促进你思考。思考的同时就会比较，比较的过程中人就会提高，《宋实录》中说的“开卷有益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读书要选择，读书要思考，读书还要“学以致用”。读书不能结合生活实际，不能运用于实践，就是古人所说“学而不能行，谓之病”。或者像老百姓说的，读成了一个“书呆子”。当代社会，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，是越来越少见了。只是，读得书来，口会说，笔会写，脱离生活实际的事，还是时有所闻的。古往今来，读书做人，从来不是两件事。把自己的阅读所得和体会，结合自己生活的阅历，工作劳动实践，人生的经验，乃至思想上的忧患、感受结合起来，不断扩大我们的视野，提升我们的认识，真正做到学以致用，才能感悟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更深层含义。

作家的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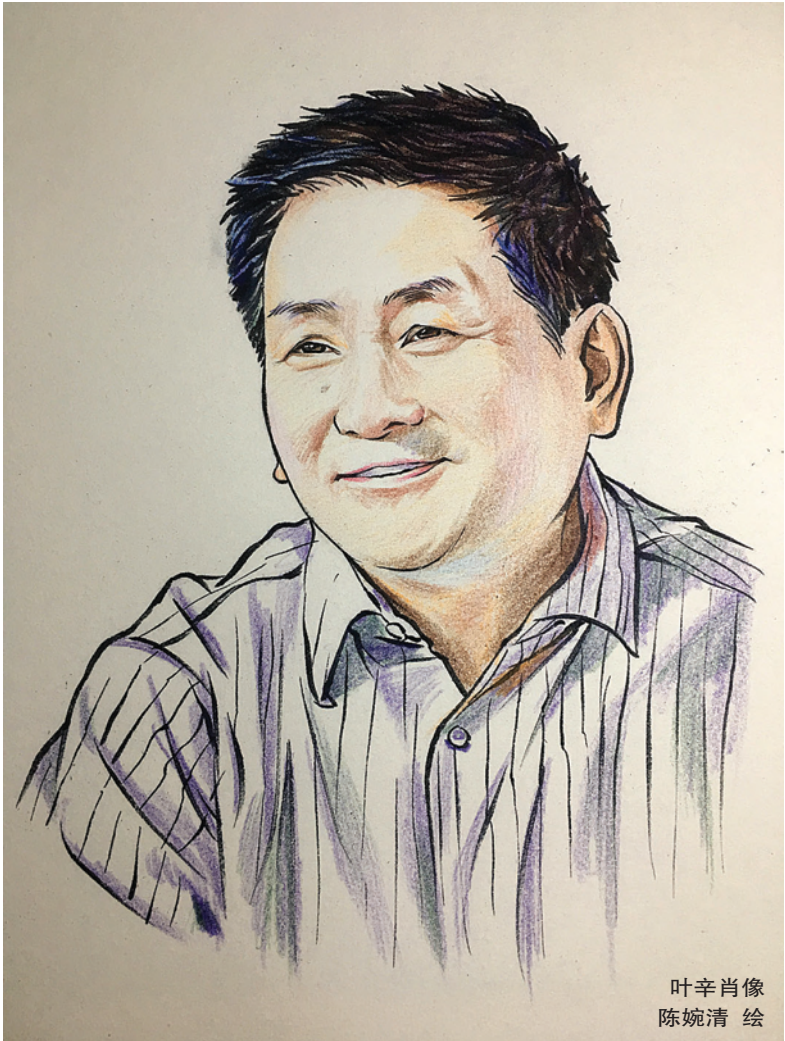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的名字，当然是印在书上的。一件不经意的小事，让我对这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了进一步的思考。

是几年前了，我参加内地的一个笔会活动，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突然对他敬酒的评论家大发雷霆：“你还有脸来给我敬酒，到处说我们是一个民族的，是兄弟，是兄弟你评奖时为啥不投我一票，我就差一票啊，差一票就得省里的大奖了！”

米酒喝多了，他涨红了脸，朝着评论家大叫大嚷，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朝着他望去。评论家是个少数民族的斯文汉子，顿觉下不来台，脸也跟着红了，尴尬地笑着，解释不是，不解释也不是。

作家不依不饶，一边大口喝酒，一边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牢骚话，说着说着还站了起来，朝着评论家推推搡搡。

好几个人上去劝，有人去夺作家手里的酒杯，有人按着他的肩膀要他坐下。



叶辛肖像
陈婉清 绘

都劝不住，相反，越劝他的嗓门越大。

晚饭的气氛全被他搅了。接待方的一位领导给一位年长的少数民族作家耳语了几句。年长的作家笑眯眯地朝着借酒撒性子的作家走了过去，朗声喊着他的名字：“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？你的处女作得奖没得？”

酒喝多了的作家眨了眨两下眼睛，摇摇头：“没得奖。”

“对呀！可回到县里面，回到你出生的寨子，大家都晓得。”老作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就是在省城文学界，讲起来，众人也都知道。作家的名字，你以为是得了奖为社会所知么？”

那作家无言，大家都静静地听着。老作家把脸转向整个饭堂，稍稍提高了点声气道：“作家的名字，是写在读者心上的，写在老百姓心上的。像你那篇处女作，编进了民族的歌谣里，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现在的评奖，丑闻那么多，哪一个当回事？我们都该记得，伟大作家的名字，是写在人民心上的。”

撒酒疯的作家安然坐下了。饭堂里又恢复了平静。

我的人生路

1996年，当10卷本的《叶辛文集》出版的时候，我以“三个三十一日”为题，作了一篇总序。这三个三十一日，就是1969年的3月31日，我离开上海去贵州插队落户；1979年的10月31日，我调进贵州省作家协会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；1989年的8月31日，我奉调离开贵州回到上海。

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似乎只是几个带有巧合的日子。其实不然，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，对于最后只剩下孤独的我一个人在村寨上生活的那几年，更多的是劳动，是挑粪、犁田、耙田、铲数田埂、薅秧子、钻煤洞挖煤，上砖瓦窑当小工，背灰，打煤巴，搥谷子，上粮，一天繁重的农活干下来，最好脚也不洗就倒在床上。还有天天如是地粗砺的难以下咽的苞谷饭和清汤寡水的“青菜”……

我想表达的是，20出头的年纪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思考和追求，甚至于我的

恋情，都是在这段岁月里开始的。我的人生之路，就是从砂锅寨周围山乡的崎岖小路上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2005年的秋天，当由我牵头筹资兴建的“叶辛春晖小学”在砂锅寨落成时，山乡沸腾了。我带着正读研究生的儿子去了。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，挂了一块“叶辛旧居”的牌子。当参观的人潮退去之后，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房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，脸上淌下泪。当老乡们奔跑过来把这一种情景告诉我时，我想，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的青春年代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，他会从潮湿、幽暗的小屋，从当年的煤油灯，从简陋的小床和三抽桌，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。爸爸的人生之路，就是从砂锅寨上这间厚厚的青岗石砌起的土地庙小屋走出来的。

一晃眼我已步入66岁，回归上海也有26个年头了。天天，我仍在感受着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里的一切，并且还是情不自禁地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，拿来和我曾经生活过21年的遥远的贵州作比较。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。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，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。上海和贵州，是我生命的两极。11年前，我甚至把一本散文集的书名，定为《我生命的两极》。

用城里人的眼光观察偏远的山乡，用农村人的目光来看待都市，当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一些灵感碰撞着闪烁出智慧的火花，于是乎新的创作念头会不知不觉地萌动起来。

这可能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形态了。命运使得我在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浸染过，我情不自禁地常常要将这两种生活的世态拿出来对比，发出一些自觉深沉别人有时还不能理解的感慨。

这也自然而然地使得我的创作，我的那些作品和纯粹的上海作家不一样，也和纯粹的贵州作家不一样。因为那是我的人生之路形成的。